

**LEE Mingwei**

*Lee Mingwei: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ugust 2020*



## PEOPLE

# 后疫情时代的亲密关系 李明维在柏林

艺术成为李明维疗伤的仪式,也帮助我们反思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究竟何在



艺术家李明维

原定于3月末在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美术馆(Martin-Gropius-Bau)展开的台湾艺术家李明维的个展“礼”(Lee Mingwei: Li, Gifts and Rituals)因新冠疫情缘故推迟。如今在德国疫情好转的情况下,博物馆和画廊等文化设施也逐步恢复生机。展览在5月11日重新向公众揭幕,这也是艺术家首个在欧洲举办的个人回顾展。李明维生于台湾,1997年于耶鲁大学获得雕塑领域的艺术硕士学位,如今在纽约和巴黎两地生活。在过去约20年间,李明维的创作核心是参与性的观念装置,通过与观众的互动探索亲密关系的形式与意义,尤其是陌生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与分享。

之所以将本次个展命名为“礼”,李明维表示:“礼——礼仪或是礼物,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交架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哪个文化中。”展览探索艺术作为一种变革性礼仪或礼物的能力,植根于与他人相遇且发生亲密体验的空间。在2020年这个多事之春,随新冠疫情而来的居家隔离和社交距离迫使所有人重新审视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同时全球各地无数民众也上街抗议种族主义。6月6日在柏林就有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聚集在亚历山大广场谴责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当李明维筹备这个展览时,他也许不会预见到如此多的危机和动荡会与他个展并行。但在这个时点,李明维的艺术却显得格外具有社会价值。它所给予的恰恰是人们现今所需要的,也无怪乎格罗皮乌斯美术馆外会排起长龙:它帮助我们走出痛苦,为我们带来陪伴,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和其他人。

## 治愈伤痛

进入格罗皮乌斯美术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了整个中庭的画作《如沙的格尔尼卡》(Guernica in Sand)。通过28吨黑、白、赭红和土黄色的细沙,李明维精细地重现了毕加索1937年完成的名作《格尔尼卡》。这幅现代主义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创作于西班牙内战时期,表现了毕加索对遭德军轰炸后的格尔尼卡城的悲愤和对暴力的谴责。李明维创作这件作品的出发点是回应二战结束75周年和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历史背景。但如格罗皮乌斯美术馆馆长史蒂芬·罗森泰尔(Stephanie Rosenthal)所言,毕加索《格尔尼卡》所呈现的悲剧性的历史时刻与如今我们许多人所经历的似乎无异。在展览的后半阶段,观众会被邀请走上这片沙画,李明维也会加入其中,用扫帚一点一点把沙子重新混在一起。他希望观众可以从这个仪式中感受到转变的力量。

转变在李明维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新作《我们的和平国度》(Our Peaceable Kingdom)中也得到了体现。二十多位艺术家基于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cks)1833年的画作《和平国度》(A Peaceable Kingdom)进行再创作,以描述他们对和平的认识。其中11位由李明维邀请,其余的由这些艺术家邀请。两个世纪前对和平的理解在这些艺术家的笔下被转化成了更多元的考量。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带入了他们的画作。比如澳大利亚艺术家西娅·帕金斯(Thea Perkins)对和平的想象基于对澳洲原住民的关怀,而阿卜杜勒·阿卜杜拉(Abdul Abdullah)则以海洋为和平的意象。

李明维的许多作品都基于亲密关系不再后带来的个人创伤:哀悼外婆的离世,照顾生病的母亲,担忧朋友在911事件中的安危。艺术成为他



PEOPLE

疗伤的仪式，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化解自己的伤痛。他的作品也成为其他参与者表达情感的渠道和治愈自我的方式。在外婆去世后的18个月间，李明维不断地给她写信，总共写了120封信，由此诞生了《鱼雁计划》（The Letter Writing Project）。他在展馆中设置了三个淡雅的隔间，观众进入前需要先脱下鞋，随后可以通过提供的纸笔写一封信，完成后把信插在隔间的架子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疫情肆虐时的一次电视讲话中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表达感情和友谊的途径：视频聊天、通电话、发电子邮件或是写一封信”。格罗皮乌斯美术馆的这三个隔间里总是有人在埋头书写，也总是有人在隔间外耐心地等待。这些信有的被折叠起来，只能看见收件人的名字——写给自己，给儿子，给母亲，给上帝。有些展开着让所有人看到，比如一封写给父亲的信感谢他让自己明白何为坚强。还有一封写给柏林的信说道：“两周在此，如此多的印象，如此多的故事。”

给予陪伴

在李明维的母亲在一场手术后逐渐康复的过程中，母子二人从共同聆听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获得慰藉。“这些歌曲就像是意外到来的礼物”，李明维回忆道。这个经历也促成了《声之绽》（Sonic Blossom）这件作品。歌者会在展厅内随机挑选一位观众，并询问“我能为你唱一支歌作为礼物吗”？若得到同意，就会为其献上一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李明维认为这份“礼物”让人得以与“陌生人分享歌曲，分享沉思，并实现与陌生人的互

动”。在格罗皮乌斯美术馆内，对这件作品的呈现成为了后疫情时代亲密关系的绝佳隐喻。戴着口罩的观众坐在离演唱者约有三米远的一张椅子上，而演唱者的面前也竖立着一面透明的厚玻璃。二者面对并注视着彼此，却被各式的障碍隔开。然而歌者宏亮的声音却可充满整个展厅，其真挚的情感又可击中每个听者的心灵。在每一次演唱后，演唱者都会得到展厅内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博物馆因疫情闭馆期间，李明维也将这件作品转移至线上，并重新命名为《邀请曙光》（Invitation for Dawn）。人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网站申请参与这个项目，由一位歌者通过网络为他们献上一首歌曲。这些演唱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每人都会挑选三首曲目轮流演唱，这些曲目必须包括他们国家的特色歌曲，且象征对黎明的邀请，以通过歌声向人们传递对未来的希望。

就像许多孩子一样，李明维第一天上幼儿园时感到害怕。母亲于是告诉他，他身上穿着的由她缝制的外套就像是妈妈一直在抱着他，不必怕。衣物也许是最贴近我们身体的东西，也具备独特的情感内涵。作品《织物的回忆》（Fabric of Memory）创作于2006年，为了本次个展，李明维在去年向柏林居民征集带有他们故事的衣物。这些被选中的衣物会被放在一个个木盒子里，缠上紫色的袋子，仿佛一个礼物盒。观众可以打开这些盒子，里面的纸片会娓娓道来这些衣物对他们的意义。这些衣物都有几十年的历史，经手几代人。有母亲以从自己婚纱上裁下来的布料为女儿缝制的裙子，有二十年前患白血病去世的儿时



左上：李明维，《与 Lily 的一百天》（100 Days with Lily）1995  
左下：李明维，《睡寝计划》（The Sleeping Project）2000/2020  
右上：李明维，《如沙的格尔尼卡》（Guernica in Sand）2006/2020  
右中：李明维，《声之绽》（Sonic Blossom）2013/2020



“礼——礼仪或是礼物,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交架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哪个文化中。”李明维说。

好友在病中织的帽子。其中有一件白色的水手服，是由这位应征者的祖母在他11岁首次登台出演话剧时为他缝制的戏服。这是这个羞涩微胖的男孩第一次在学校的戏剧中出演主角，这件衣服也让他第一次感到自信。而他在日后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东奔西走，但这件小小的水手服却一直陪着他。也让他始终感到祖母爱的陪伴。

织物也是《补裳计划》（The Mending Project）中的主角。观众被邀请带来自己破旧的衣物，现场会由志愿者对其进行修补，同时与观众聊天，分享这件衣物的故事。修补的痕迹不会被刻意隐藏，也象征着在他人的关爱与修补中，我们的事物和我们的历史会获取新的价值。

后疫情的博物馆

李明维的本次个展在五月中重新开放后，仿佛成为了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策展和运营的实验。不似静止不动的绘画与雕塑，李明维作品的全部意义来源于观众的亲身参与：观众需要触摸物件，需要和他人交流。而这疫情间的大忌同时考验着观众、艺术家与博物馆。一些作品不得不改变形式。《睡寝计划》（The Sleeping Project）原本

会邀请观众到博物馆过夜，但在当下的条件下无法实施。《晚餐计划》（The Dining Project）则将面对面的就餐改成线上与艺术家分享各自准备的饭菜。《鱼雁计划》和《声之绽》则线上和线下形式共存。此外，格罗皮乌斯美术馆也实施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每个展厅都严格控制人数，等候区的地上标出1.5米的间距，消毒液随处可见，所有观众都必须戴上口罩。但这些措施并不阻碍观众的到来和参与。柏林的观众们依旧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耐心地排着队。这“不得不”在展厅内多待的时间仿佛成为了他们细细品味作品的契机。

三月中，在展览原定开幕一周前，李明维离开了柏林，回到自己纽约的家中，留下了这当时尚不知何时才能举办的个展。如今他依旧尚无法亲临自己的回顾展。对艺术家而言，这不免遗憾。但博物馆的对策和观众的反响应足以让他感到欣慰。疫情之殇，亲朋之别，种族矛盾之激化，在我们社会所处的危机下，这个展览来的正是时候，是艺术家馈赠给大众的礼物。李明维的艺术帮助我们面对伤痛，建立共情，并反思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究竟何在。撰文 / 赵文睿



顶部图片来自柏林M45丁·格罗皮乌斯美术馆